



世界经典名著

源氏物语

(三)

〔日〕紫式部 著

曹 惠 译

学苑音像出版社

目 录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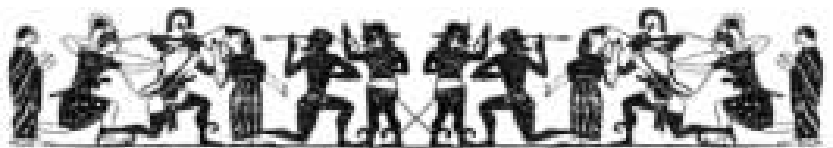
第四十章	员
第四十一章	缘
第四十二章	猿
第四十三章	獭
第四十四章	濂
第四十五章	缘
第四十六章	愿
第四十七章	员
第四十八章	远
第四十九章	源

第四十章

紫夫人病后初愈，但元气仍未恢复，看上去无精打采，长久下去，身体还会垮掉，这令源氏十分担心。他觉得紫夫人倘若离世，将自己孤零零抛于凡世，乃是苦痛不堪之事。紫夫人暗忖：“我与源氏情投意合，恩爱相伴，又享尽了人世间的荣华富贵，实是于愿足矣。只是当初与源氏相恋之时，曾海誓山盟，要生死相依，永世相伴，如今若独自离去，心中悲伤甚是不舍。”紫夫人为给后世积累功德，曾多次举办法事，如今更是要遁入空门，修身养性，以了今生之愿。源氏早已厌此俗世，有出家之念，今见紫夫人也有此愿，便想一起出家。但他又顾虑重重，想到若要真的同往极乐世界，生生世世成为夫妇，则要真的心无杂念，潜心修行，两人则必须分开，各居一处，从此各自修行，不得相见。而现在紫夫人身体如此虚弱，恐怕已无恢复之希望，若从此分手，则今生无望相见，且玉体孱弱，怎忍心让她孤单无依地居于深山之中？若整日思念她，牵挂她，又怎能摒除杂念，一心向佛呢？源氏思前想后，犹豫不决。紫夫人想独自出家，又恐贸然行事，反生事端，亦是难下决心。紫夫人如此想来，心烦意乱，不禁对源氏心生怨意。她心中悲苦，思前想后，便又左右为难，一时无法解脱。

紫夫人有一夙愿，便是请僧人帮自己抄写一百部《法华经》。而今她自知余日无多，便想了此心愿，以免留下永世的遗憾。于是她便在自己所居的二条院内举办此事。她并未与源氏商量过该如何筹办此事，但自己筹划得甚为妥当，法

— 员 —



会的场面甚是宏大肃穆，僧人的法服亦制作得别具一格，色彩搭配极好，缝制的亦极为精细。源氏不禁赞叹紫夫人如此能干，且对佛道之事甚为通晓，悟性颇高。源氏并未办理具体事宜，一切鼓乐事项皆是夕雾大将主持办理的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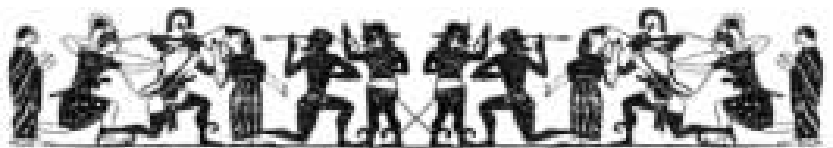
众人得此消息，纷纷送来赠品。皇上、皇太子、秋好皇后、明石皇后，还有源氏的另外几位夫人，都派人送来了举办法事所需的物品。花散里夫人和明石夫人也都亲自前来。紫夫人把东面和南面的门都打开，将自己的席位设在正殿西面的库房中，诸位夫人的席位则设在北厢之中。众人皆对此次盛会的场面惊叹不已，不知紫夫人何时有此宏愿，竟然设计得十分恰当。

此时正是三月初十，乃是樱花盛开的时节。是时天气晴朗，令人心旷神怡，如人间仙境，想来西方极乐世界，大概也不过如此。身处此境，即使是毫无佛性慧根之人，亦会有醍醐灌顶之感。众僧人朗诵《法华赞叹》的《樵薪》一歌，声音浑厚庄重，直扣人心弦，今身处此盛大法会，更使人杂念全消。紫夫人本有出家之念，今闻此声，顿觉万事皆灭，了无意趣，对凡世无任何留恋，惟愿潜心向佛。她当即做诗一首，让三公子将之传于明石夫人。诗中道：

“不惜此身随风逝，
灰飞烟灭方可哀。”

明石夫人见之，心想：“此诗甚为凄凉，我若答诗亦是如此伤感，定会遭到责备，怪我不明事理。”于是便多加劝慰，回诗曰：

— 圆 —



“礼供神佛今日事，
潜心修行无限期。”

众僧人整夜不断地诵经，声如洪钟，加之鼓乐之声，显得整个场面蔚为壮观。

到了黎明时分，夜色渐渐隐去，世间万物又呈现出勃勃生机。各种花草争奇斗妍，林中百鸟争鸣，悦耳动听。如此生机勃勃的景象，令人心旷神怡。哀婉的音乐逐渐停了下来，《陵王》舞曲缓缓奏响，越来越热烈激昂。人们的精神为之一振，情绪高涨起来，很多人将自己的袍子脱下来，抛给了奏乐跳舞之人，众人也不甘寂寞，兴奋地加入其中，尽情地狂歌狂舞。屋内的情绪极为高涨。紫夫人见此情景，不由地心中感伤：自己余日无多，而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，今日此地热闹非凡，明日则会冷冷清清，真是人生无常啊！

因一整天都在忙碌操劳，紫夫人甚感虚弱，体力不支，因此便无法亲临第二天的法会。本来这等热闹非凡的聚会，众人兴高采烈、才艺尽显的场面，紫夫人是常见的，毫不稀奇，但她深感自己将不久于人世，这样的盛会恐怕是最后一次观看了，因此颇为用心，对周围的一切都细细观看，似要永记于心。她和源氏的其他几位夫人，虽然平时相见之时都是和和气气，但心中却难免互相猜忌。尽管谁都难免一死，但如今却只有紫夫人将要提前离开人世，她如此想来，不由地心中伤感。法会结束后，众人陆续离去，热闹的场面逐渐冷寂下来。紫夫人见此情景，更感世事无常，悲哀不已。她为了抒发心中的感情，向花散里赠送了一首诗：

— 猿 —



“今完此生佛法事，
只盼良缘世世兴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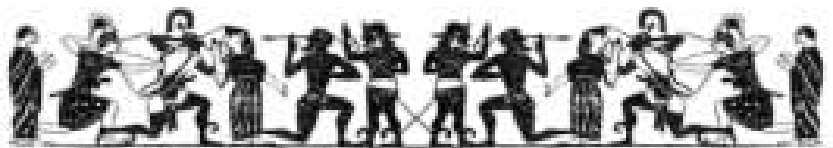
花散里答曰：

“纵然法事寻常行，
良缘亦能世世结。”

法事虽已结束，但诵经讲法的活动却一直未停息，但这对紫夫人之病毫无效果。所以便将这做功德的事作为常规事务，在各个寺庙中举行。

今年夏季炎热异常，这对于紫夫人的病来说无异于雪上加霜。旁人皆知她向来体弱多病，并未在意。侍女们一直侍候她，对她的状况颇为担心，深知凶多吉少。明石皇后闻知此讯，亦牵挂不已，便归家省亲，探望继母。紫夫人命人即刻准备接驾，将东所作为皇后的临时行宫，她自己亦强打精神迎接皇后。紫夫人知道自己余日无多，死去之后，万事皆空，如今看世间事物皆甚是留恋，就连皇后的随从报上姓名之时，她亦专心致志，且记得清清楚楚。皇后和紫夫人本来感情甚好，加之分别之久，如今见面，有说不完的知心话，诉不完的离别情。源氏走了进来，说道：“我自己甚是孤独无聊，倒不如回自己房间去。”他看到紫夫人的气色大大好于往日，心中甚喜，便放心地回到自己屋里。紫夫人对皇后说：“你居于深宫之中，我们不能常常相见，本该我去宫中见你，如今我病魔缠身，行动不便，劳你前来相见，实在抱

— 源 —



歉。”皇后暂时住在紫夫人居处，明石夫人亦前来相见。三人相聚，娓娓而谈，甚是惬意。紫夫人神态安详，语气平和，似早已将生死之事置之度外，闲话家常般地和她们聊天，更显示其胸襟宽广。她眼看着皇后的几个子女，极为不舍，忍不住说道：“我真想看着这些孩子长大成人，各得其所，我虽早已看透世事，亦是十分牵挂！”情动于衷，不由泪下如雨，煞是凄美。明石皇后深受感染，亦泪水涟涟。紫夫人终于止住悲声，转移话题，对明石皇后道：“我身边这些侍女，多年来一直跟随我，劳苦功高。我若撒手西去，则她们失去依靠，孤苦无依，令我放心不下。拜托你对她们多加照应。”

到了举行季节诵经的时候，皇后便回到了东所的临时行宫。在皇后的几个子女中，三皇子最为聪明可爱。紫夫人见他正在独自玩耍，就将他叫至近前，问道：“如果我死了，你会想念我吗？”三皇子闻听此言，竟然涕泣不止，说道：“我当然会想念您啦！外婆是世上最最疼爱我的人，超过了皇上、皇后。失去了外婆，我会伤心死的！”紫夫人又是心酸，又是欣慰，脸带微笑，泪流满面，又对他说道：“等你长大成人了，就住在外婆的屋子里吧！你要好生照看这些樱花红梅，并要折下几枝，礼供佛祖。”三皇子连连点头，眼望慈爱的外婆，想着和她在一起的日子，想着她对自己的百般疼爱，不禁又滴下泪来。紫夫人最为牵挂的是三皇子和大公主，他们自小就跟在她身边，与她感情甚笃，如今她将离他们而去，不能亲眼看到他们长大成人，不能亲眼看到他们的未来，不禁伤心欲绝！

天气渐渐转凉，秋意渐浓，紫夫人的精神虽有好转，身

— 缘 —



体却仍是虚弱不堪，稍一疏忽，便会发病，虽然尚未至凄冷萧索的深秋，但紫夫人因心中悲伤，终日涕泣不止。转眼间，已到了皇后返宫之日，紫夫人虽对她万分不舍，但又不便开口，而且皇上又已屡次催促，令她更难启齿了，只得强忍内心悲痛，勉强支撑，请皇后移驾于自己的居处，设宴款待。紫夫人年轻时，生得甚是美丽，见者无不惊艳，但觉艳丽有余而气质不足，如今人到中年，且多日患病，卧床不起，因此甚为憔悴，岂料竟有一份意外的病态之美，体态风流婉转，平添一份成熟的魅力，自有一种与众不同的高雅区质。此时天色渐晚，紫夫人斜卧于榻，向外凝望，但见黄叶凄凄舞秋风，不禁心中哀痛。恰好此时源氏入内，喜道：“看到你精神这样好，我真是大感宽慰！看来，真该让皇后长留于此啊！”紫夫人见自己的病情稍有起色，源氏就如此欣喜，若自己撒手西去，源氏还不知会如何哀伤欲绝呢？紫夫人念及此，悲伤难抑，吟诗道：

“青青荻上露，岂能长人驻？
偶然随风逝，人生本无常。”

源氏见紫夫人以随风摇摆的花枝和转瞬消失的露珠自拟，不由地大为吃惊，甚是哀痛，遂和道：

“人生若风露，虽逝不可惜。
命运与卿似，同行无先后。”

源氏情动于衷，不禁泪水涟涟。明睡皇后有感于此情此

— 远 —



景，遂吟诗道：

“世事如晨露，风中易消逝。
谁言此生短，如同草上霜？”

紫夫人对这等至情至爱留恋不已，真想永远与所爱的人们这样共同生活下去，然而命运无常，今生之前世早已注定，岂是人力可为？由此更为感伤。

紫夫人对皇后说：“我突然之间心境甚是不佳，颇想休息，但又不能不顾身份，对您失礼，请您暂离此处，到那边休息吧！”说罢便拉上帷屏，躺倒休息。紫夫人此言此行甚是突兀，加之其痛苦万状之表情，令明石皇后大惊失色，不知她为何病情才见起色，又突然加重，难道她真的是荻上之露，草上之霜，即将消逝了吗？明石皇后拉着她瘦弱枯干的手，泪如雨下。早有人将此讯传往各处，引起全府上下慌乱不堪。紫夫人一向体质虚弱，乃人所周知之事，她此前亦曾有多次类似情况发生，所以起初源氏并未十分在意，认为此乃鬼魅缠身，命僧人诵经祷告，驱除鬼怪就会平安无事了。岂料紫夫人此次病重不同于往日，众人想尽办法皆无用，时至天明，紫夫人竟然驾鹤西游了。人们皆无此心理准备，见紫夫人就此香消玉殒，又想到她生前之种种，都哀伤难抑，甚至不相信紫夫人真的逝去。她的贴身侍女们更是哭得死去活来，几至追随而去。惟源氏默然无语，对外界之喧闹毫无反应，显见其乃伤心过度，身心倍受打击。所幸皇后还未离去，可以为紫夫人亲自送终，免得遗憾终生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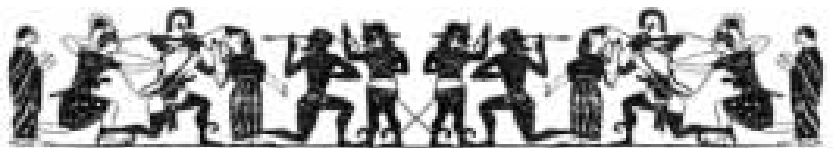
夕雾得此噩耗，即刻前来拜望源氏。源氏强打精神，对

— 苑 —



他说：“紫夫人此次真的是离我而去了！可怜她出家之夙愿终未实现，我心难安！虽然她已辞世，今生不会再有功德，然若能使其在阴间得到佛祖的保护，我心亦安！你快去找来善于授戒之法师，立即为夫人落发，让她出家为尼，也了却了她的夙愿。”夕雾见到源氏伤心欲绝、神情恍惚的样子，亦是十分哀痛，回答说：“通常人气绝辞世，皆由鬼怪作祟，此次亦是如此，所以出家积累功德总是有益，哪怕时间短暂。只是此际紫夫人已魂归九天，就这样落发为尼，恐有不妥之处。如果紫夫人逝后得不到佛祖的保护，岂不令我等抱恨终生？不知您还有何看法？”夕雾按照源氏之吩咐召集众僧，妥善安排了各种事宜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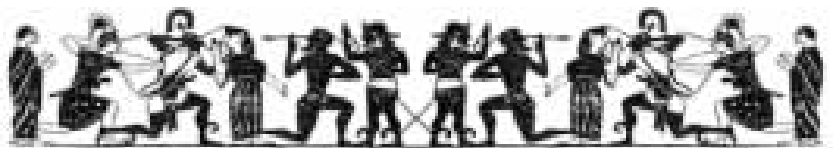
夕雾对紫夫人仰慕已久，但并无非分之念头，只是想多见她几面，多听听她的声音。但如今伊人已逝，再也无法听到她的声音，渴望一睹芳颜之心愿却更为强烈：“紫夫人从此将与我们天人永隔，若不见她一面，则将成为永生的遗憾。我定当伺机行事，无论如何也要见她最后一面，以偿夙愿。”夕雾想到此处，主意已定，强忍悲痛，对众人说道：“大家要节哀顺变，不可过度悲伤，请暂且安静一下，不要过分嘈杂！”他又去安慰源氏。此时源氏正在屋内紫夫人的遗体旁，痴痴地凝望着她的遗容，因为室外阴暗，屋内光线亦很差，源氏为看得清楚，将灯光移到近处，夕雾进来，趁机仔细观瞧，紫夫人虽已逝去，但依然容貌出众，同仙人一般，与生前并无两样，不由地大为叹惜！源氏对他的行为并未在意，仍然沉浸在失去紫夫人的痛苦之中，他说道：“你看她这般模样，却终究香消玉殒，弃我而去，怎能不令我痛心啊？”夕雾闻言，更是感伤不已，泪水涟涟，忍不住心中



的悲痛和爱慕，又抬眼细看紫夫人遗容。岂料这一看之下，竟发现紫夫人之动人秀美更胜于往日，面容俊秀，洗尽铅华，还其本来之天生丽质，比平日的浓妆艳抹、珠光宝气胜出无数，满头的秀发并未刻意梳拢，却并不凌乱十分随意地披洒下来，平添无穷魅力。如此绝代佳人，竟然将就此驾鹤西去，夕雾不禁伤心欲绝，柔肠寸断，惟愿永伴佳人，生死相随！可惜这不过是一场美梦，永远是镜花水月，难以成真啊！

源氏本是性情中人，加之他与紫夫人多年来情深意重，感情甚笃，真可说是“在天愿做比翼鸟，在地愿为连理枝”，如今紫夫人竟舍他而独自离去，源氏真感觉是遭到人世间最大的痛苦。源氏此前亦曾失去过所爱之人。但从未像此次这般伤心绝望，神思恍惚。刻骨铭心的爱带来的是刻骨铭心的痛！紫夫人的侍女们多年来与她朝夕相伴，日夜照料，亦是感情深厚，如今遭此巨变，都是伤心难抑，哭做一团，令观者亦心酸不已。紫夫人于十四日辞世，葬仪便在十五日晨举行，源氏虽万分不舍，亦无可奈何。葬仪十分隆重，观者如潮。而源氏亲眼看到所倾心挚爱之人化为云烟，升入九天，随风而逝，永无相见之日，不禁心痛难当，几次昏厥过去。旁观之人亦深受感染，一洒同情伤心之泪，甚至那些愚昧不堪的百姓也为之动容。连连说道：“像这等俊秀出众、不同凡俗之人，亦会遭此惨事，承受莫大的痛苦啊！”源氏此时的痛苦真是难以形容，他依稀记得当年夕雾的母亲葵夫人辞世之时是在清晨，他亦是伤心不已，心痛难当，但却不像此次这般悲痛绝望，神思恍惚，简直无法思想，惟愿就此随爱妻而去，永不分离。葬仪是于清晨举行，而此际旭日东升，

— 怨 —



露珠便倏然不见，痕迹全无。源氏见此情景，更为伤感，想人之一生，历尽千辛万苦，遭逢坎坷无数，到头来不过如露珠一般，消失得无影无踪。念及此，源氏深感人生了无意趣，且如今誓同生死之爱妻已撒手西去，自己孤零零苟活于世之时日也已不多，倒不如抛开尘世，遁入空门，一了多年之夙愿。但他又恐怕值此时出家，会被众人讥笑为感情脆弱、逃避现实之人，不免又犹豫不决，难以付诸实施。只是心中更为郁闷，终日愁绪满怀，无处排遣。

夕雾大将见父亲因失去紫夫人而哀伤过度，便一直陪伴在父亲身边，在紫夫人的七七丧忌中，从未离开二条院。夕雾自己亦是十分思念紫夫人，他对紫夫人的爱慕之情由来已久。想当初，他曾于无意中看到紫夫人的风中倩影，其风流婉转之体态，令人难以忘怀，秀美绝伦之面容，让人魂索梦牵。那年这一见，令夕雾之心为之牵动数年，如今再见，却是观瞻遗容，从此天人永隔，真是恍然如梦。夕雾不禁心潮澎湃，泪如泉涌。他又深恐自己形迹太露，惹人生疑，忙强忍内心悲痛，捻动手中佛珠，低声吟诵“阿弥陀佛阿弥陀佛……”。夕雾想起前尘往事，心生无限感慨，不由地吟诗道：

“当年得窥玉娇容，念此常爱秋宵美。

今观香消玉体冷，晓梦迷离已渐远。”

为了给紫夫人举办法事，众僧人齐集二条院，终日诵经礼佛，除已规定之佛经，另加诵《法华经》。

源氏痛失爱侣，终日沉浸于无边的哀痛之中无法自拔，对周围发生的事，亦毫不知晓，整日浑浑噩噩，念念不忘的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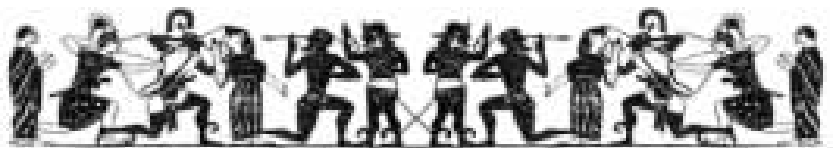


惟有紫夫人。源氏遭此心灵之重创，不由地回想自己一生的际遇，暗暗叹道：“我自以为生来就相貌出众，更兼多有超人之处，被人视为仙人一般，颇得众人敬仰。然自我知晓世事起，便多有磨难，命运多舛，所以早就心向我佛，想修身养性，远离尘世，无奈我总是难下决心，世事之羁绊令我屡次犹豫不决，一直拖延至今，如今竟受此狂悲之痛楚。本来从此以后，世上再无令我牵挂之事物，怎奈逢此巨变，心绪难平，思维混乱，怎能潜心修行呢？但愿我佛知我苦衷，饶恕我的罪孽，莫再使我如此哀伤！”各处均早已知晓紫夫人故去之噩耗，无论皇上还是平民百姓，均来吊唁，且都诚心诚意，一片哀悼怜惜之情发自肺腑。但源氏惟知失去爱妻之痛苦，对此等身外之事毫不在意。他心中痛苦难当，又恐世人讥笑他性情软弱，失去妻子便无法承受，竟至遁入空门。源氏如此左右为难，决心难下，心中更是痛苦不堪。

前太政大臣亦是性情中人，今见紫夫人这等绝代佳人亦香消玉殒，心中甚是伤感。想起当年葵姬辞世之时，亦是这般情景，不由得更为悲痛，更为明了源氏此时的心境，便常常劝慰他。一日暮色深沉，前太政大臣触景生情，暗想：“当初葵姬去世，左大臣、太君等均去吊唁，一表哀思，如今他们亦都驾鹤西去了。唉！人生无常，世事多变幻，人力难以为之啊！”他心中涌起无限感伤，便给源氏写了一封信，命儿子藏人少将将信送至源氏府邸之上。此信倾诉了满腹哀思，并附诗曰：

“昔年伤悲因故侣，今朝哀哭何斯人。
旧袖此际犹湿润，怎料又添热泪迹？”

— 源 —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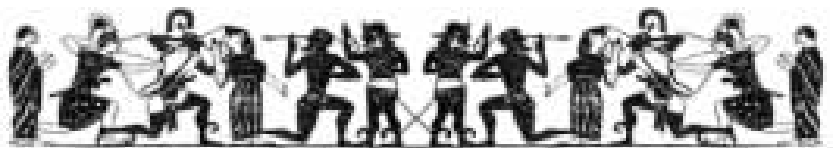
源氏本就十分悲痛，阅罢此信更添无限感慨。昔年葵姬逝世之情景浮现在眼前，犹如昨日，禁不住泪水涟涟，难以抑制，为倾吐一腔哀思，满腹柔情，挥毫写道：

“旧怨添新愁，哀痛两无殊。
凄凄衰秋至，乃是肠断时。”

多日哀思终于有此排遣的机会，源氏本想一吐为快，但他顾虑重重，恐自己毫无遮掩地表露感情，会遭到前太政大臣的嘲笑与责备，所以并不敢直抒胸臆，只是冠冕堂皇地写了几句敷衍之语：“多谢您费心牵挂，实在是愧不敢当！”如此表达谢意而已，不敢透露心意。

昔年葵夫人逝世，根据和法惯例，源氏身着黑色的丧服，并有“丧衣色淡”之诗。如今紫夫人辞世，源氏所着亦是黑色丧服，只是相形之下，颜色更为深重。一般而言，世上有权有势之人，多骄扬跋扈，目中无人，令世人痛恨。可紫夫人虽身份高贵，却无一丝骄奢之气，待人接物均无可挑剔，令人敬仰，让人喜欢。她一直是世人之楷模，如今她突然逝去，天地为之含悲，风云为之变色，世人皆为之哀伤，即使与她无甚往来之人，亦为她的离世悲痛不已，何况那些与她情投意合之人？紫夫人的几位贴身侍女，多年来与她朝夕相伴，照料她的起居，与她的感情甚厚，如今亲眼见紫夫人香消玉殒，魂归九天，皆伤心欲绝，更有甚者，从此落发为尼，遁入空门，为紫夫人诵经超度。秋好皇后亦是不胜悲痛，常常遣使送信给源氏，聊慰悲情。她写诗道：

— 源 —



“ 凄凄悲秋生不喜，
茫茫枯草死后嫌。

到如今我才知为何夫人生前不爱秋色了。”源氏阅读此诗，心中感慨万千。想紫夫人虽尽得世人敬仰，真正了解她的人却寥若晨星，秋好皇后便是其中之一，只有秋好皇后能够与他谈论紫夫人，稍减他心中之苦痛。源氏表面上波澜不惊，心中却思绪万千，泪如泉涌。他强抑悲伤，拭去眼泪，执笔回复道：

“ 君眼俯览九重天，
我心哀叹世无常。”

源氏近来因失去紫夫人而过度悲伤，常痴痴呆坐，思绪纷乱。如今他写完回信，又神思恍惚，不知如何是好了。源氏与紫夫人的感情甚为深厚，且极有默契，二人曾誓同生死，永世相伴，永不分离。如今却是人去楼空，只有源氏孤坐屋内，形单影只，与所爱之人永难相见，岂不令他痛苦难当？此刻他惟愿自己亦能离此凡世，与爱妻生死相依，魂魄相随，相爱生生世世。他遣走佛堂内的众人，一心诵经礼佛，以求积累功德，实现此愿。怎奈他悲伤不已，难以静下心来。若要痛下决心，彻底脱离俗世，从此一心向佛，又恐被世人讥议，如此进退维谷，更是痛苦不堪。源氏终日神思恍惚，哀伤度日，惟愿早早解脱，不愿再受凡事之拖累。源氏如此忧伤，根本无心料理紫夫人的丧葬事宜，所以这一切



皆由夕雾操办。明石皇后等人对紫夫人之逝去，亦是哀痛不已，终日沉浸于对她的思念之中。



第四十一章

时光荏苒，转眼已至次年春天，万物复苏，百花争艳，一派生机盎然之景象。然源氏之心境却并未随之好转，反而更为伤感，“花有重开日，人无再少年”，到了春天，萧索的景象一扫而空，代之的是一片艳阳天。然而故去之人却无法生还，只是留给生者无尽的哀思。前来拜望的人虽然很多，源氏却无心接见，只有萤兵部卿亲王到来时，才破例将他请入屋内，吟诗曰：

“怜花娇容不复有，
为何探访春光来，”

萤兵部卿亲王答道：

“寻胜只为爱幽香，
非为俗常赏花人。”

说时便走到红梅树下，举止高雅脱俗，飘逸出众。源氏见之，不由心中赞叹：“真正赏花爱花，怜香惜玉者，非他莫属啊！”院中各种花卉争奇斗艳，却无往年之喜人气氛，亦无丝竹之音，令人顿生物是人非之感慨。紫夫人的几位贴身侍女，仍未从悲痛之中解脱出来，终日身着黑色丧衣，哀悼紫夫人。源氏亦难排遣心中忧伤，终日守在紫夫人居处，追忆与紫夫人相处之点点滴滴，并不与其他几位夫人相见。

— 縁 —

